

心灵  
甘泉

Oasis for the Soul

# 生命之树

The Tree of Life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著 苏艳飞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S HENGMINGZHISHU  
生命之树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苏艳飞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生命之树 / (爱尔兰) 叶芝 (W.B. Yeats) 著; 苏艳飞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11

(心灵甘泉系列)

ISBN 978-7-5411-3801-0


I. 生… II. ①叶… ②苏… III. 散文集—爱尔兰—现代 IV. 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3787号

SHENGMINGZHISHU  
生命之树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苏艳飞 译

-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邹小工/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210mm × 14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01-0  
定 价 20.00元



# Contents 目录

发 现.....	007
个性与智性 .....	007
音乐家与演说家 .....	010
吉他手 .....	011
镜 子 .....	012
生命之树 .....	012
赞美荒诞故事 .....	015
现代风格戏剧 .....	016
当代生活剧有其根源吗? .....	018
为何古代的盲人能成为诗人? .....	020
戏剧主题 .....	023
情人之眉 .....	026
几缕青丝 .....	027
亚平宁山脉上的塔 .....	028
何谓大众诗歌? .....	029
谈索尔特里琴.....	040

巫 术	047
最快乐的诗人	071
雪莱诗歌哲学	084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	113
威廉·布莱克与想象力	128
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133
戏 剧	144
文学中的凯尔特元素	151
垂暮之年	166
谈情绪	171
《尤利西斯的回归》	172
爱尔兰与艺术	177
戈尔韦平原	184
多元情感	188
诗歌与传统	190



生命之树





S HENGMINGZHISHU  
生命之树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苏艳飞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生命之树 / (爱尔兰) 叶芝 (W.B. Yeats) 著; 苏艳飞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11

(心灵甘泉系列)

ISBN 978-7-5411-3801-0

I. 生… II. ①叶… ②苏… III. 散文集—爱尔兰—现代 IV. 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3787号

SHENGMINGZHISHU  
生命之树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苏艳飞 译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邹小工/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210mm × 14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01-0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Contents 目录

发 现.....	007
个性与智性 .....	007
音乐家与演说家 .....	010
吉他手 .....	011
镜 子 .....	012
生命之树 .....	012
赞美荒诞故事 .....	015
现代风格戏剧 .....	016
当代生活剧有其根源吗? .....	018
为何古代的盲人能成为诗人? .....	020
戏剧主题 .....	023
情人之眉 .....	026
几缕青丝 .....	027
亚平宁山脉上的塔 .....	028
何谓大众诗歌? .....	029
谈索尔特里琴.....	040

巫 术·····	047
最快乐的诗人·····	071
雪莱诗歌哲学·····	084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	113
威廉·布莱克与想象力·····	128
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133
戏 剧·····	144
文学中的凯尔特元素·····	151
垂暮之年·····	166
谈情绪·····	171
《尤利西斯的回归》·····	172
爱尔兰与艺术·····	177
戈尔韦平原·····	184
多元情感·····	188
诗歌与传统·····	190

# 发现

## 个性与智性

我在爱尔兰的工作时不时地会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让我的工作对朝气蓬勃的普通人产生影响？他们的注意力不在艺术之上，而在商店，在国立学校的教学，在分发药品上。”我不指着能“鼓舞他们”或是“教育他们”，当然仅就这些词语的字面意思而言，而是想让他们理解我的想法。我不指望能拥有大批观众，当然更不是所谓的全国观众，而是期望有一批人愿意为了偶然的、短暂的事物驻足留步。在英国，人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接受诸多系统的教育，不过人们要摆脱学生那种鲁莽行事的方式，做事情不能仅有三分钟热度。真正的观众是能够认真倾听的。我总是十分确信：艺术中真正感动普通人的东西，就是生活中让人感动的东西，例如个人生活的强度，在书本或戏剧中呈现的语调，一个人可能会在市场或药房门口激动不已时表现出来力量。他们借助赖以生存的力量走出剧院，这种力量因某种激情会得到增强。无论选择哪种生



活方式，这种力量都能击败敌人，让人存够积蓄，或是打动一位女子的芳心。他们同科学推测无紧密关系，即使有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同形而上学也无多大紧密关系，即使有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如果心中的情感是模糊的，那么他们走在路上，身体就会感到疲惫不堪。尽管拥有对花的爱慕之情是非常迷人的事，那也不能把车从沟里拉出来。一位令人激动的人，无论是戏剧中的英雄还是诗歌的创作者，都会尽最大努力展现最多的个人能量。这种能量必定看起来像是来自身体，又像是来自心灵。当我们想象一个人物之时，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所赋予他的生活所必要的所有能力是否有其根源？”只有当人们确定这一点时，人们或许才能给他一种能力，让想象充满快乐的能力。我甚至怀疑，有没有哪一部戏剧足够受大众欢迎，以致都不需要充分利用其主角的身体能量。如果“罪犯”维庸<sup>[1]</sup>以及爱尔兰人接受同样的语言和象征符号传统，那么他或许就可以用戏剧和颂歌来取悦这些爱尔兰人，但是雪莱就做不到。随着人们进入城市生活，阅读印刷书籍，开展许多专业化活动，那么要创造像雪莱这样的人物就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要创造像维庸这样的人物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一个维庸式的诗人是罗伯特·彭斯。拥有最高能力的人渐渐消失，带着美感进入某种缥缈的天堂，留下那些低能力的人缓慢吃力地前进。在文学中，由于缺乏能把我们同正常人联系

---

[1] 维庸（1431-约1463）：法国诗人。贫民出身，品行乖张，多次入狱，两次被判死刑，因权势者怜才获赦。主要诗作有《小遗言集》《大遗言集》《绞刑架之歌》等。被公认为是法国现代诗歌的开创者。

起来的话语，我们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作为完整个人的乐趣——血液、想象、智慧融为一体——但是，我们在本质、心境、纯洁想象以及很快就能让我们陶醉的优雅音乐中找到了新乐趣。摆在文学面前的是两条路——扶摇直上，变得越来越微妙，例如维尔哈伦、马拉美、梅特林克，直到最后在有教养且勤奋的人中达成一种新共识，这种新共识会造就一种新激情，看起来像文学的事物成了宗教；或者一路向下，带着我们的灵魂，直到一切事物再次变得简化和统一。那是最佳选择——像鸟儿一样，飞到普通人看不到我们的地方，或是飞到货车旁。但是我们必须确保灵魂陪伴着我们，因为鸟儿的歌声悦耳，现代想象的传统也变得越来越悦耳，越来越抒情，越来越忧郁，出现了雪莱、斯温伯恩、瓦格纳。这种现代想象的传统或许就是某些人的狂热，这些人会看到神父德·维拉尔斯出版的神秘赞美诗中提到的生活的王冠和耀眼的钻石。要是货车打破了我们的幻想，我们必须将灵魂紧紧束缚在我们的身体中，因为灵魂变得越来越喜欢数代人不断累积起来的美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人会厌烦对纯粹力量、纯粹个性的渴望，厌烦对激动人心时刻的渴望。如果它开始慢慢离去，我们必须将它追回，因为雪莱的晨星小教堂比彭斯的啤酒屋更好——当然，它是啤酒，而不是大麦——除了在疲惫不堪的夜晚。它总是比那些不舒服的地方要好，在那些地方，没有啤酒，即现实主义者的机械商铺。

## 音乐家与演说家

沃尔特·佩特<sup>[1]</sup>说音乐属于“大艺术”这种类型，但有其他人，我现在忘了是谁，说演讲才是属于这种类型。根据你自己的能力特点，你会选择支持其中一种观点。而就我目前的心境而言，我全力支持采用说服手段的人，他面前是普通观众——故事、笑声、眼泪，他会在语言之翼上发现许多音乐。我甚至会回避与音乐爱好者的交谈，他们会将我带入声音和颜色的冷漠之地。我不想任何人带着他记忆中的奏鸣曲来写作。我们或许会说音乐家有一点点邪恶，不得不承认他们能在我们之前先看到那和谐的王冠。我们或许提醒他们，女佣不会像尊重水管工那样，尊重钢琴调音师；让他们想到敌意，他们在诗人中激起的敌意。音乐是最冷漠的事物，文字是最具人情味儿的事物，那就是为何音乐家不喜欢文字的原因。他们长期以来害怕不能消化文字，所以就把文字捏碎。当文字破碎、变软、同唾沫混合起来，此时它们已不再是文字，但他们还是把它们一股脑儿吞了下去。

---

[1]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他是19世纪末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

## 吉他手

有一个女孩子一直在弹吉他。她非常漂亮，如果我不听她的音乐，我会看着她；如果我不看着她，我会听她的音乐。她的声音，她身体的摇曳，她面部的表情，都说明了同一件事。不同性情和身材的演奏者让一切都变得不同，当然也可能会在其他方面让人感到愉悦。不是音乐的变动，而是生活的变动使之达到完美。我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想到：“就是那种方式，我用心灵之眼所看到的人演奏音乐的方式。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有人情味儿，就像维庸的诗歌一样有人情味儿。”小小的乐器十分轻巧，演奏者可以自由摆弄这个乐器来表达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手指的快乐，而是人类心灵的快乐。脑中不断浮现出她的动作，她是如此的坚毅、自然，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最美丽的。几乎所有古老的乐器都像那一样，甚至器官曾经都是小小的乐器，当它足够成熟时，我们智慧的祖先就把它献给大教堂里的神。在那里，无论神幻化成什么，这都适合他。但是，如果你坐在钢琴旁，就是钢琴——机械装置——才是重要的事物，你的一切都无意义，只有你的手指和你的智慧有意义。



## 镜 子

我刚刚在和一位女孩子交谈。她声音单调而刺耳，不时做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她刚从学校毕业，她在学校里学了历史和地理，“凭着这些东西就可以认识一个灵魂”。但是，教育如果不从品格、习惯性自我以及对这一切的阐述入手，那教育，或者从长远来看的科学又有什么价值呢？应该有人教过她如何说话，因为她的语调绝大部分是悦耳的；也教过她要借助说话，而不是跟着弦乐器歌唱，才会让那些生硬的语调变得温柔，比如要注意每一个音调，爱抚自己的话语犹如爱这些话语的声音；应该也教过她效仿这种优美的哑剧舞蹈，直到顺眼、顺耳。智慧的剧院可能会把坚强且美丽的生活中的磨炼培养成为一种时尚，在所有人面前教授镜子的崇高准则。甚至像永恒之爱那样，美难道不是艺术中最难的艺术吗？

## 生命之树

我们艺术家过多地关注关于寻找天国的古老戒律。魏尔伦曾告诉我，他曾尝试翻译“缅怀”，但是未能成功，因为丁尼生“太高贵了，太英国化了。当他本来要伤心欲绝的时候，他则在想着许多过往的事物”。就在那时，我在某篇英文评论中发现了他写的关于莎士比亚的一篇文章。他写到，或者用类似的文字写道：“我曾经也有一